

“四道拐”的使命超越

■向勇 陈志光

新时代之歌

凛冽风雪漫山林，火热沙场伴硝烟。

“起飞！”随着指挥员口令的下达，一架架“战鹰”腾空而起，在极寒的雪原上空划出道道美丽的弧线，呼啸着奔向数千公里外的某机场。

1月6日上午，第78集团军某陆航旅组建以来第一次长途飞行。就在几天前他们刚刚试飞成功，今天他们又要远飞……

目送战机飞远，肩扛“四道拐”，身着迷彩服的穆永厚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，像往常一样走到机翼下忙碌了起来。30年如一日，他的工作就是对战机遇险闻切，既保证它们高飞远飞，又保证它们安全“归巢”……

入伍后的第一次人生选择摆在19岁的穆永厚面前，陆航部队急需抽调一批机务兵，身为优秀士兵和技术能手的他被划进预选人员名单，他高兴得几乎一夜没合眼。

可战友们却说他冲动：“在这里干得顺风顺水，凭专业优势和目前势头，提干不在话下。可机务兵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兵种，你学历低、基础弱，从头做起，前途难料啊！”

只有干好自己认为该干的事，干出对军队建设有意义的事，才有资本去追梦圆梦。面对军旅人生的第一次抉择，穆永厚坚定地为自己做出了选择：“到军队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在战斗力建设中实现最大价值。”

用“头昏眼花”这个词来形容初学机务修理的感受，再恰当不过了。枯燥难懂的高科技专业理论，交织的飞机电子元件、纵横交错的油气管路和细如蜘蛛网一样的电路图，第一次进入操作车间的穆永厚面对眼前的一切瞬间被搞晕了。文化底子薄成为学习专业的硬伤。第一次基础理论考试，他排名垫底。

“我个子不高队列站排尾，但学习上绝不能当矮子！”要强的穆永厚给自己制订了突击计划，分阶段为自己提升专业技能设置时限，跟训、自学，多管齐下补短板。那段时间，“虚心请教”成了冲刺的姿态，他晚上泡在操作车间里钻

研设备，并定下三不原则：不打牌、不闲聊、不外出。说到做到，短短半年时间，他仅专业笔记就记录了9万余字。

天道酬勤。年底，穆永厚的专业水平突飞猛进，成了同批毕业学员中第一个放单操作的机务兵，成了队里各机组争着要的“香饽饽”。担任代理机械师不到两年，在全军陆航部队开展的航空装备修理专业科技练兵比武中，他取得了直升机油箱修理、机体修理两项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。

业务精了，领导信任，肩上的担子自然重了。上级组织“联合演习”，他被首选为空中机械师。一次执行夜航任务，气象条件越变越复杂，意外情况突如其来。机长报告情况：地平仪出现故障。大伙眉头紧锁，紧张的心跳甚至超越了飞机的轰鸣。要知道，直升机失去地面参考，并在复杂条件下飞行，危险如高空下坠的铁锤。

“这是地平仪保险板上的保险焊接点老化，导致接触不良所致。没问题，我来！”说完他侧卧在机舱内，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芒，用手按紧保险板上的保险，地平仪立即恢复正常。30分钟后，机组顺利返航，直升机安全着陆。此时，舱内外的掌声比飞机引擎声更响亮。

“你为啥要走？”

“组建陆航团需要人才，发展空间大。”

队领导脸一拉，声音也放大了好几倍：“笑话，你在这里没有发展空间吗？你的技术这么好，又年轻，我们看重你，不比新组建的单位好？”

这件事发生在2000年，那年穆永厚30岁。某军区新组建不久的陆航团面向部队选调机务骨干，风声刚出，穆永厚主动找到领导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便发生了上述一幕。

穆永厚说的发展空间大，并不是说个人发展，而是指所组建单位担负的使命任务，自己的技术到那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一名士兵想着打赢的事，队领导口中虽有不甘，但对穆永厚的选择还是给了大力的支持。

转型路上，必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，唯有积极跨越，才能浴火重生。面对新单位装备升级带来的挑战考验，穆永厚没有摆他的老资格，又铆足劲挑最硬的骨头啃，别人不愿干的活他抢着干，别

人排除不了的故障他主动要求上，目的就是练就一身绝活，快速排除飞机故障。凭着这股劲头，穆永厚成为换装当年第一个放单保障飞行的机械师，“战鹰守护神”的雅号在行业领域口口相传。

老话讲，人到三十不学艺。那年，穆永厚正好30岁，面对刚掌握新机维修技能不到两年，又要改机型的实际情况，再次开始了新的起跑。熟悉的人都记得，那一年改装训练中，他凭着前几年的功底，加上没日没夜的研究，又一次以“零误差”第一批放单，练就了过硬的维修技术，还琢磨出一套带教“雏鹰”的方法。27年来，他培养了1000多名骨干，有的提干，有100人改了空勤当了机械师，还有人走上了中队以上的领导岗位。

厚积薄发，方成千里之行。

2013年6月24日，在执行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任务时，起飞大约20分钟后，他隐约闻到机舱内有股淡淡的焦糊味，判定是机载线路故障，必须立即排除。他连忙进行拆卸检查，仅5分钟就找到故障点，并将短路烧毁的线路器件更换完毕。落地检查后发现，如果多耽误两分钟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！

2017年，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是具有标志性的年份：“脖子以下”改革展开，部队重组重塑，一支新的陆航旅作为新力量在第78集团军诞生。此时，要面向整个战区陆军“掐尖”式引才，47岁的穆永厚又坐不住了。

“我是组织上培养的机械师，这个节骨眼儿上，我怎么缺席？”

“那地方，常年风沙，你辛苦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，还折腾个啥？”

“服役有期限，职责无尽头，这样的关键时间上不去，待在部队又有何价值可言。”他冲着劝他的战友这样喊道。

细心的妻子早就猜出端倪。“出发时间是不是定下来了？”离家前一天晚餐时，妻子问道。没等穆永厚回话，妻子一边夹菜，一边又自言自语道：“放心吧，我支持你……”听着爱人的话，穆永厚鼻子酸酸的。闺女却在一旁插话道：“你总骗人，说好要陪我参加毕业考试的，还有爷爷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都80多岁了，妈妈又有病，你也忍心……”说着，孩子转身跑回了房间。

“孩子是舍不得你走，她的话你别

当真。”见穆永厚一脸的伤感，心软的妻子宽慰他说。晚上休息前，穆永厚在闺女房间门口徘徊了好长时间，特意写了一张“爸爸爱你”的字条塞进去，他希望女儿能懂他的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便和战友踏上了列车。当天中午，女儿发来短信：“爸爸，注意安全，我会好好考试的。”此刻，他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
下了火车，坐上客车，营院内夹道欢迎的是新领导、新战友。面孔虽然陌生，却从热烈的掌声中听到了熟悉的强军号角、铮铮誓言。他知道，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，他要将自己军旅人生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在这里变成“最美一公里”。

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组建之初，机务兵来自战区多个陆航单位，空勤机械师奇缺，年轻选手居多，50%的机械师、机务兵面临改机型。隔行如隔山，任务好下，落实却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大伙儿的心情很急迫，都有干好事业的激情。当师傅的穆永厚感到泰山压顶，恨不得把时间掰开用。他把枯燥的理论与自己多年来处置特情的经验结合在一起讲解，让理论有了立体感，字里行间还有军人的使命担当。理论有了温度，年轻人们大呼过瘾、解渴。

“本事就是机务兵的金字招牌，有本事就得关键时刻亮出来！”1月3日，单位组织新年度首次开训试飞，在飞行过程中穆永厚所在直升机警告灯突然报警，凭借经验他迅速作出特情判断，是“机身结冰”。他果断指挥飞行员立即下降高度，迅速脱离结冰区。就在旅里组织所属直升机进行大机群转场外训时，一架直升机正准备盘旋起飞，突然左发发动机滑油压力指示到最大，穆永厚判断是极寒气温导致滑油通气管堵塞，他迅速指挥飞行员停机打开发动机迅速排除故障，确保了直升机顺利升空，安全完成转场任务。

10日上午，好消息传来。直升机大机架远距离飞过极寒、浓雾的未知空域，在气象条件变化复杂，装备性能浮动较大，保障难度大幅增加的情况下，两次蛙跳到达目的地。

三九寒天，听到这个好消息，48岁的老兵穆永厚和战友们高兴地欢呼庆祝。整个寒冬，部队都将在那里开展训练。他仰望无垠的碧空，想象着千里之外直升机训练划出的美丽弧线，脸上露出微笑，等飞机返航时，将迎来又一个万木吐绿的春天……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每次休假回家，父亲见到我就会说：“你这次咋又没穿军装回来？”我总是微微一笑而过，要么推脱下次再穿，要么将孙子推到他面前，暂时应付过去。

当兵30余载，记忆中穿军装探家没几回。当兵的前几年稍多一些，那时军人职业受尊崇，社会上也时兴穿军装。后来部队有规定，非因公外出不得穿军装，故每次回家都穿便服。

我们李家世代蜗居的村名叫夏家源。四面环山，风景秀丽，人口近两百。这个赣西普通而又偏僻的山村，历史上也曾留下战乱的伤痛。那是个宁静祥和的上午，村里人刚吃完早饭，3个日本鬼子突然窜了进来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父亲那时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，鬼子想抓他当挑夫，吓得他急忙往山里跑。鬼子见其不从，边追边向他开了一枪，子弹呼啸着从父亲的耳边擦过，但他的脚步仍未停下来，拼命地向祖屋后的山里奔跑。山里孩子进了山，如同鱼入了水，一会儿就没了踪影。这几个鬼子还是不甘心，在进山口守了好久才悻悻离去。

记不清多少个月朗星稀的晚上，我和父亲躺在老屋前面的竹床上，他对我说，儿啊，要是当年我被鬼子抓住了，说不定早就没命了……

当兵第3年，我去军校报到，特挤出几天时间探家，首次穿军装回去。那时的军装和现在比，尽管显得有些单调，但头顶红五星，红旗两边挂，还是挺干练扎眼的。当兵的儿子回来了！父亲立马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激动地拉着我前后看了好几遍，连连说：儿子，我喜欢你穿军装的样子，精神，威武，阳光！

那天午后，父亲带我登上了老屋对面的山上。这里是村里的制高点，伫立山顶，全村沟壑农舍尽收眼底。他一一地指着告诉我，鬼子是从那个方向进村的，最后是从那条小路走的。未了，他对我说，要是我当年也和你一样当兵扛上了枪，肯定要摆倒这几个鬼子，让这几个禽兽有来无回。

我陡然明白，父亲送我去当兵，喜欢我穿军装的样子，除了想让我到部队这个大熔炉中锻炼外，更多的还是要我扛枪卫国，记住他人生的屈辱史，不能再让历史的悲剧在村里重演，在中国土地上重演！

风尘三尺剑，社稷一戎衣。长期处在和平时期，如今国与家的概念，小家与大家的关联，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早已淡忘了，甚至有的人还质疑军人存在的价值，有段时间，军人都不敢穿军装出门上街。而父亲不这样，依然执著喜欢看穿军装的样子。他说军装是国家和军队的名片，是军人形象的象征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它。

自从我穿上这身军装，告别家乡那天开始，就与家人聚少离多，尽忠与尽孝的矛盾不时牵扯着我，也同样考验着和平时期的每个军人。父亲病了，我不能在床前端茶送水；父亲冷了，我不能为他生炉添柴。家中一切大小事，父亲总是默默承受。其实，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们家乡根深蒂固。曾有邻居笑他，有儿不在身边等于白养。我回家获知这句玩笑话后，心里颇不是滋味。可父亲这个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园丁，深知国与家的轻重，掂的清哪里更需要他的儿子。哪怕是自己生病住院，也不让人告诉我，让我在部队安心工作。

父亲因治病，来部队大院小住过一段时间。每天早饭后，只要我穿上军装去上班，他都要争着送我一程。路上，我发现平时背有点微驼的父亲人格格外精神，腰板挺直，脚下生风。见到我的战友，他一个劲儿地笑着打招呼，好像都是他的孩子似的，老看不够，直到将我和战友送进办公楼，才会恋恋不舍地返回。双休日，父亲只要见我的军装挂在衣架上，总是帮我取下来熨烫，生怕有皱褶，似乎把军装也当成了他的儿子，

喜欢你穿军装的样子

■李根洋

时时都牵挂着。

父亲在大院每天去的最多的地方，是政治部警卫连的操场。每天连队的战士们都会着装整齐地在这里操枪弄炮杀声震天。这些平平常常的练兵场景，父亲却看得津津有味，如痴如醉，常常连吃饭也会忘记。

我有一次问父亲，我常年不能在家陪你，你和母亲住在山村是不是常常感到孤单无助？他说，儿啊，你可不知道，其实我一生很富有。你瞧，我拥有一座青山，两个菜园，三间老屋，天天百鸟争鸣，四季鲜花相伴，还有个穿军装为国奉献的儿子，谁说我不是一个富翁，谁说我孤单无助？

我听完为之一振，普通而又平凡的父亲，竟有如此境界与胸襟，令我甚是慰藉和自豪。

有年初冬，我回驻家乡的部队授课。忙完授课已是第二天的上午，我穿着军装急匆匆来到父亲的病床前。父亲见到我的一刹那，两眼发光，激动万分，不顾病体，坚持坐了起来，紧紧抓着我的双手，生怕我瞬间会消失似的……

“这是我当兵的儿子，我就是喜欢看他穿军装的样子。”只要有医生或护士进病房，父亲就会主动介绍。那天医生告诉我，好久未见到父亲这么好的气色了。这也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我穿军装。

2010年5月20日下午，勤劳一生的父亲驾鹤西去，这天我还在距故乡近千公里的军营。

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去年在父亲去世7周年前夕，我正好有军务活动路过家乡，就特地穿军装去看看父亲。此际，父亲再也不能到老屋门口来迎我了，也不能再带我去看村里的制高点了。他的墓位于小镇斜对面的半山腰上，四周松柏相伴，两旁群山环绕，山上清风习习，山下厂林林立。

含泪向父亲敬礼，我想他老人家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此时，多彩的阳光照进山林，身后的小镇一片祥和安宁……

高山之巅

■刘译悬

高山之巅，我与你同处穹顶天际之间；旷野之上，我与你同望地球原始模样。当格桑花又一次谢开，天籁之音再一次唱响，你伫立的地方便是我前进的方向。经年难见几回，你却时时记我在心间。我深知，我就是你的梦里故乡，因为我身上流淌着你的血液，寄托着你的梦想。

高山之巅，我与你同处雪山圣水之旁；纳木之畔，我与你同享神湖宁静安详。当千年冰川又一次消融，圣洁雪莲再一次绽放，你守卫的地方，始终让我

心驰神往。你用少有的闲暇，携我尽情欣赏你的雪域故乡，用以弥补亲情的欠账。但我觉得，时空不会阻隔我对你的眷恋与思念。

高山之巅，我与你同处云海云天之间；巡逻之路，我伴你守护祖国吉祥安康。神圣的信仰如雪峰屹立，鲜红的军旗迎风飘扬，你清澈的眼眸映出我似你的眉眼，你早已成为我提笔便能勾勒的画像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人在踽踽独行，虽隔千山万水，我知晓，父爱一直相伴。



长征

第4094期

生命的信仰(中国画) 庄明正作



再读那尊雕塑

■牟春江

一杆青竹
袅娜在佳山秀水的江南
编篓撑船
是它命定的安然
巧手做成悠扬的笛子
或相携牧童或渔舟唱晚
比锣鼓更亲近自然
比编钟更大道至简

当北上抗日发出救亡的召唤
一支红色的队伍
死战跳出包围圈
拽着马尾巴的红小鬼
带着伤病，忍着饥饿
涉过沼泽，翻过雪山
在以竹为马的童年

背起了比头还高的枪杆
无数个星星的夜晚
伴着一支笛子
憧憬劳苦大众翻身的明天

竹笛有幸和军号做伴
记录了穿草鞋吃野菜的队伍
坚定跟着走那铁一般的信念
直到会合了陕北的信天游
一同点亮解放区晴朗的天

竹笛有节
那是奉献了髓血的骨头
敲醒我的灵魂
宁折不弯

不可或缺的味道

■范学兵

这里有海洋的味道，
潮涌潮退的礁盘缠绕，
是九段线铁画银钩的蓝色疆土。
祖宗的大南海，
千年的老渔场，
莫道是鱼归渔、虾归虾！

这里有烟尘的味道，
吞石吹砂的巨轮当先，
是百船千机万人的战场。
每一粒砂都是国土，
每一段堤都是长城，
谁道是土归土、尘归尘？

这里有草木的味道，
沧海桑田的惊天变迁，
是海上生起的座座新城。
茂盛的马尾松，
绚丽的三角梅，
真是草更娇、花更艳！

这里不能没有钢铁的味道，
恢起恢伏的装备军阵，
是雄踞南洋的铁壁铜墙。
安静的天线场，
沉默的武器库，
有道是柔更柔、刚更刚！